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322/2024

(民事上訴卷宗)

日期：2024 年 11 月 28 日

上訴人：(A) (第二被告)

被上訴人：(B) (原告)

一、概述

(B) (以下簡稱 “原告”) 向初級法院民事法庭提起宣告之訴，請求判處(C) (以下簡稱 “第一被告”) 及(A) (以下簡稱 “第二被告”) 清償一筆金額為港幣 6,500,000 元的借款及相關遲延利息。

案件經審理後，原審法官裁定原告提起的訴訟理由部分成立。

第二被告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並在上訴的陳述中點出以下結論：

“1. 被上訴判決書第 12 頁作出兩個決定，就針對裁定上訴人(原審案卷的第二被告)的裁定:

“ ...

a) Condenam-se ambos os réus, (C) e (A), a pagar à autora, (B), a quantia de HKD6.250.000,00, acrescida de juros de mora à taxa legal, contados desde 10 de Março de 2021, inclusive, até integral pagamento.

b) ...”

II. 上訴人不確認被上訴的決定，認為被上訴判決書存在審判錯誤和錯誤適用法律。

III. 審判錯誤方面存在錯誤認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屬普通共同訴訟；事實審定違反自由心證的原則 - 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獲證問題 1、2、12 和 13)及違反法定證據的效力(獲證問題 12 和 13)。

IV. 錯誤適用法律存在錯誤理解《民法典》第 1558 條、第 1559 條和錯誤根據《民法典》第 1560 條第 2 款認定上訴人對原審案卷系爭的 HKD6,250,000.00 元的債務負責任。

審判錯誤 - 錯誤認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屬普通共同訴訟；事實審定違反自由心證的原則 - 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獲證問題 1、2、12 和 13)及違反法定證據的效力(獲證問題 12 和 13)

A 錯誤認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屬普通共同訴訟，從而錯誤認定第一被告當事人陳述的證據效力

V. 根據對被上訴判決書第 10 頁(第 4 點內容)闡述的觀點和被上訴判決的事實裁判的第 4 頁(分析內容的第 1 段)和第 8 頁(第 2 段內容)陳述的觀點的理解；原審法院擬透過兩種認定證據的方式去認定有關待證問題 1 和問題 2 的原告與第一被告的借款關係的存在，即包括 1)基於普通共同訴訟下，第一被告透過當事人陳述的自認而產生的完全的證明力；以及 2)即結合 CC 第 354 條，以自由心證而作出認定。

VI. 由於在起訴狀原告訴因主張的事實是涉及兩名在婚姻存續期間，雙方(被上訴判決書認定為第一被告個人與原告設定借貸，而基於夫妻雙方負責債務而第二被告共同負有責任)作出之事實而引致，而提起訴訟之目的在於取得可執行另一方個人財產之裁判者，這正如被上訴判決書第 9 頁所述訴訟的目的亦在於取得可執行第二被告個人財產之裁判，

VII. 根據葡國學者 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 的觀點和 CPC 第 61 條和第 62 條規定，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屬必要共同訴訟的被訴正當性，根據 CC 第 346 條第 2 款後段規定，第一被告的當事人陳述並不具有自認所產生的效力，即不具有完全證明力，即不能以第一被告的當事人陳述的自認而認定在原審案卷中借款關係(原告與第一被告的借款關係)的存在。

VIII. 所以被上訴判決書認為 “Ora, a confissão judicial escrita do litisconsorte voluntário é eficaz apenas em relação a si próprio e tem força probatória plena apenas relativamente ao confitente (art. 346º, n.º 2 e 351º, n.º 1 do CC)” · 這一法律觀點存在錯誤。

B 事實審定違反自由心證的原則 - 違反法定證據效力；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B.1 事實審定違反自由心證的原則 - 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和違反法定證據效力(獲證問題 12 和 13)

IX. 上訴人理解被上訴法院事實裁判的第 9 頁(末段內容)陳述認定有關待證問題 12 和問題 13 的理由主要為:

- 上訴人原審答辯狀第十三條的陳述；
- 第一被告在 2008 年的年齡顯示他當時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該房產；
- 證人(D)的證言。

X. 原審法院錯誤理解上訴人原審答辯狀第十三條的陳述(原審案卷第 48 頁) · 上訴人答辯狀的陳述清楚地指 XX 單位的首期款是原告和第一被告父親無償給予第一被告 · 而 XX 單位的樓價餘款是第一被告透過向銀行貸款並以相關單位為銀行設定抵押購買取得 XX 單位。

XI. 就有關第一被告在 2008 年時的年齡與其資金能力的關係 · 原審法院沒有客觀分析和充分的論證便認為第一被告在 2008 年時的年紀是沒有錢去購買物業 · 案卷中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其認定第一被告沒有金錢去購買物業。

XII. 反之 · 根據經驗法則和銀行業務的規範 · 銀行均需要對貸款申請人(本案為第一被告)的財務狀況進行審核並要求申請人提供他們的入息證明和財務能力的證據 · 以評核申請人在獲得貸款後的還款能力和銀行可接受批出貸款的額度 · 因為倘一旦第一被告不還款 · 銀行只可針對第一被告主張銀行貸款合同的請求權和執行第一被告所有的 XX 單位 · 而並非原告。

XIII. 根據原審案卷第 116 頁至第 129 頁和第 130 頁至第 138 頁的物業登記證明書及買賣和抵押公證書 · 證實了相關物業的取得人是第一被告；亦證實了相關銀行向第一被告批出了 HKD1,850,000.00 的銀行貸款 · 即第一被告是有金錢購買 XX 單位。

XIV. 所以根據 CC 第 365 條規定了公文書的證明力和第 387 條規定了人證之不予接納；並結合同上點所指的買賣和抵押公證書，證人(D)的證言不可採納作為問題 12 和問題 13 的證據。

XV. 由原審法院的認定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和證據的法定效力，所以原審法院對證據的自由心證應被推翻，即待證問題 12 和問題 13 不應予證實。

B.2 事實審定違反自由心證的原則 - 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獲證問題 1 和問題 2 - 借貸關係的存在)

XVI. 根據對被上訴法院事實裁判的第 8 頁(第 2 段和第 3 段內容)陳述的理解，被上訴法院依據以下幾方面的證據而形成認為原告與第一被告存在借款關係的心證(獲證事實 f)前半內容):

- 第一被告的當事人陳述的自認(依據 CC 第 354 條的效力)；
- 原審案卷第 27 頁至 30 頁的文件；
- 證人(D)的證言，透過其證言而認為得以獲證的待證問題 12 和問題 13；以及證言有關原告請求證人借款和開具支票；以及期後原告存回款項給證人的內容。

XVII. 有關原審案卷的第 27 頁至 30 頁的文件，只能反映原告代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向第三人作出了支付，該等文件未能證明借貸合同的典型要素之一債權人(原告)向債務人(第一被告)作出直接給付的行為在原審案卷中並沒有發生，原告從來沒有向第一被告作出直接給付。

XVIII. 本案件法院在審定是否在原告所主張的借貸關係，必須要考慮整個個案的多方面要素，以及結合澳門社會人文生活、家庭倫理、道德價值、生活習俗與習慣，在相同類型的案件上結合社會的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尤其包括以下的要素:

- 原告與兩名被告的身份關係；
- 原告作出支付的時點、背景事實；
- 原告向兩名被告作出催告還款的方式和時間；
- 原告針對兩名被告提起訴訟的時間；

- 證人與當事人的關係；知道事實的渠道。

XIX. 綜合原審案卷多方面的事實:

- 原告與第一被告是母子關係；第二被告是原告前媳婦；
- 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曾為夫妻關係(2015 年 6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9 日) (原審案卷第 10 頁)；
- 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購買原審案卷所涉物業獨立單位作為家庭居所；
- 原告代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向原審所涉物業獨立單位賣家支付獨立單位部分樓款的時間是 2015 年 12 月和 2016 年 1 月 22 日；
- 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就購買原審案卷所涉物業獨立單位同時設定了銀行貸款和抵押；
- 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於 2018 年分居(原告起訴狀第 18 條陳述)；
- 原告與第一被告是同一住址(原審案卷第 2 頁，起訴狀第 1 頁，原告提供第一被告的地址)；
- 2020 年 1 月 9 日，原告僅向第二被告個人地址發出信函(原審案卷第 32 頁，獲證的問題 6)；
- 初級法院於 2020 年 10 月 21 日作出宣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離婚(原審案卷第 10 頁)；
- 2021 年 2 月 4 日，原告僅向第二被告個人地址發出信函(原審案卷第 32 頁，獲證的問題 7)；
- 原告於 2021 年 4 月 26 日針對兩名被告提起原審案卷訴訟；
- 第一被告沒有答辯；
- 第一被告透過當事人陳述承認待證問題 1 至 3 和否認待證問題 10；
- 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現時於初級法院仍存在一夫妻婚姻財產清冊案，案卷編號 FM1-20-0688-CPE-A，處於中止當中，這是基於原審訴訟的進行(原審案卷第 232 頁)。

XX. 正如中級法院卷宗編號 386/2022 合議庭裁判書摘要指出 “一般經驗法則為基

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原告代為支付了部分的樓款，從原審卷宗的事實和時間的排序，結合原告和被告家庭是符合澳門社會中國人家庭倫理婚姻的價值觀感和社會現象的反映，結合原審個案的情案，根據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和常理，是一個合符常理分析，即原告幫助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向原賣家支付物業的部分樓款並不是一個借款，不存在借貸關係。

XXI. 單純的假設，倘真的存在著這個借貸關係，即使沒有任何的書面借款文件，也可以從雙方家庭多年的相互聯系、雙方整體的家庭生活，日常的往來作出反映借貸關係的痕跡，但本案卷並沒有任何這些痕跡的證據體現。

XXII. 在無法提供正如一個真實建構的借款關係的常態或典型的要素證據下，應用訴訟程序的規則，原告聲請第一被告作出了的當事人的陳述，陳述承認待證問題 1 至問題 3 和否認問題 10，藉此作為支撐用以證明待證問題 1 至問題 3 和反證問題 10 的證據。

XXIII. 但正如第一被告在當事人陳述回答問題 3 的問題，其陳述指相關款項向原告借的；

- 原審庭審錄音檔案 Recorded on 19-Sep-2023 at 10.27.43 (42HC34%102720319) · 0:09:19-0:09:40

XXIV. 上述的陳述與載於原審案卷第 245 頁至第 284 頁，第一被告在 FM1-20-0688-CPE-A 財產清冊案提交的一份陳述及附同文件，其指出相關的金錢是向父親借的，這顯然與第一被告的陳述就存在矛盾；

XXV. 又與在原審案卷第 71 頁、第 72 頁和第 108 頁、第 114 頁和第 115 頁，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婚姻早期的電話文字訊息對話顯現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根據經驗法則，該等電話文字訊息對話這更能反映事實上第一被告與原告並不存在借貸關係。

XXVI. 就有關(D) 的證言，原審法院認為其證言有關原告叫證人借款和開出支票；以及期後原告存款回證人的帳戶內，而認為原告與第一被告的借款關係的存在。

XXVII. 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與證人 (D) 的金錢的關係，並不同於原告與第一被告是否真實成立了債(借貸)的關係，借貸的關係。

XXVIII. 根據 CC 第 365 條和 387 條規定，證人 (D) 的證言不可採納，作為問題 12 和問題 13 的證據。

XXIX. 所以原審法院的認定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原審對證據的自由心證應被推翻，事實上不存在待證問題 1 和待證問題 2 所指第一被告向原告借的借款 HKD6.250.000,00，即原告和第一被告借貸關係不應獲證實。

倘尊敬的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的觀點，仍應考慮被上訴的判決書存在錯誤適用法律，錯誤理解《民法典》第 1558 條、第 1559 條和錯誤根據《民法典》第 1560 條第 2 款認定上訴人對原審案卷系爭的 HKD6.250.000,00 元的債務負責任

C 錯誤理解 CC 第 1558 條和第 1559 條

XXX. 被上訴判決書第 7 頁(第 3 點內容)至第 10 頁(首句內容)就有關上訴人的責任的法律理由作出闡述，並裁定上訴人須對原審案卷系爭的債務負責任：

XXXI. 被上訴判決書透過認為本案中第一被告向原告借入金錢購買家庭居所此一行為，令第二被告獲得物業的業權，單純的推斷從而使第二被告獲得利益，因此第二被告應與第一被告共同承擔向原告的借款。

XXXII. 正如被上訴判決書所述，要審定第二被告就第一被告向原告所設定的債務是否負有責任，我們要從夫妻債務的法律制度中作出考慮，即哪些是由夫妻雙方共同負擔的債務(CC 第 1558 條、CC 第 1560 第 2 款)，哪些則是僅由一方負擔的債務(CC 第 1559 條)。

XXXIII. 由此，我們認為被上訴判決書存在兩問題的錯誤: i) CC 第 1558 條第 1 款 c) 設定的情況與夫妻採用的財產制無關，但須為婚姻關係存續期內；ii) 夫妻中管理財產之一方在其管理權力範圍內為夫妻共同利益而設定的債務，所以如被上訴判決書認為第二被告個人獲利，是不屬 CC 第 1558 條第 1 款設立下任一情況可使第二被告承擔債務的依據。

XXXIV. 根據被上訴判決書已獲證事實，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所採用的夫妻財產制為取得財產分享制；

XXXV. 所以原審案卷所涉及的獨立單位並不屬於他們的夫妻的共同財產，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是以一種以分別共有方式購買原審案卷所涉及的獨立單位，其各自分別擁有相關

獨立單位的 1/2 份額，如以他們購買獨立單位價金為量化，即他們各自擁有的份額價值為 HKD6,250,000.00。

XXXVI. 原審案卷第 24 頁，證明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購買原審案卷所涉及的獨立單位的購買價是 HKD12,500,000.00，所以倘真存在第一被告向原告借款 HKD6,250,000.00，這金額並不足以完全支付原審案卷所涉及的整個獨立單位的價金。

XXXVII. 所以倘真存在第一被告向原告借款 HKD6,250,000.00，也不足以證實第一被告向原告借款讓第二被告獲得個人的利益，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第一被告向原告借款是用作為第二被告支付原審案卷所涉的獨立單位屬第二被告所擁有份額的樓款。

XXXVIII. 立法者亦沒有遺漏將本案的情況作出規範，而是已經可以透過 CC 第 1559 條 a)項及第 1558 條第 1 款 b 項及 c 項作出規定，認定本案中第一被告未經第二被告同意而設定，不屬家庭生活之正常負擔的債務，亦不屬於第一被告於其管理權力範圍內為夫妻共同利益設定的債務，應由第一被告獨自負責。

XXXIX. 如果被上訴判決書觀點是第一被告向原告借款取款以讓自己和第二被告購買家庭居所，認為存在夫妻共同利益的話，根據 CC 第 1558 條第三款的規定，不推定債務係為夫妻共同利益而設定。更何況如被上訴判決書般認為債務為配偶他方的利益而設定，就更不應推定債務是為配偶他方的利益而設定，而必須要由原告作出舉證證明！

XL. 本案並沒有任何已證事實或證據支持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因為第一被告的借貸而獲得共同利益的事實；更沒有任何已證事實或證據支持第二被告因為第一被告的借貸而獲得個人利益事實。

D 錯誤理解《民法典》第 1560 條第 2 款和錯誤擴張解釋《民法典》第 1560 條第 2 款

XLI. 於認定沒有法律適用於本案情況後，原審法院繼而於被上訴裁判第 10 頁(第 1 段內容)中指出認為本案情況應透過擴張解釋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予以適用；

XLII.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情況應透過擴張解釋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予以適用，在充分尊重不同觀點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的見解錯誤理解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和違

反 CC 第 8 條有關法律解釋的規定。

XLIII. CC 第 1560 條所規定是有關附於贈與、遺產或遺贈上取得的財產之債務的負責問題，而該第 2 款所規範夫妻雙方因所採用之財產制度而導致贈與、繼承或遺贈之財產歸入共同財產，則有關該附於贈與、遺產或遺贈上取得而成為共同財產的債務須由夫妻共同負責。所以要適用這條款必須要符合兩個必要要素是：

- 財產取得：須為無償取得(附於贈與、遺產或遺贈)；
- 取得後財產歸屬：成為夫妻共同財產(património comum) (基於所採用的財產制度)。

XLIV. 根據第 39/99/M 號法令第 3 條，澳門《民法典》的法律規定是由 1966 年的葡萄牙《民法典》的法律規定修改而成，為此，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的注釋對理解澳門《民法典》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XLV.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對應於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第 1693 條。

XLVI. 由 Fernando Andrade Pires de Lima 及 João de Matos Antunes Varela 撰寫，於 1975 年由 Coimbra Editora, Limitada 出版的«Código Civil Anotado» (第一版) 中第 310 頁是有關 1966 年葡萄牙《民法典》第 1693 條的註釋，其中指出：

“2. A possibilidade de as dívidas que oneram doações, heranças ou legados, ou que oneram bens determinados, serem da exclusiva responsabilidade de um dos cônjuges ou da responsabilidade de ambos eles, con-soante o condicionalismo que as rodeia, explica que elas constituam objecto de disposições especiais, em lugar de figurarem no rol das dívidas constantes dos dois artigos anteriores (Braga da Cruz, op. cit. pág. 53).

...

Por conseguinte, desde que os bens doados, herdados ou legados ficam a pertencer exclusivamente ao beneficiário, nada importa que o outro cônjuge tenha consentido ou não na aceitação, porque o consentimento não envolverá, em nenhum

caso, o intuito de se obrigar sem os benefícios correspondentes.

3. Diferentemente se passam as coisas, quando os bens, por virtude do regime aplicável, ingressam no patrimônio comum, como sucederá no caso de se ter adoptado o regime da comunhão geral ou um regime de comunhão que determine a comunicabilidade das aquisições a título gratuito de que se trata.

...

O que se fez entretanto, foi estender ao cônjuge do aceitante, com a necessária acomodação, uma faculdade reconhecida, em termos gerais, ao próprio aceitante.

Assim como este pode, em princípio, recusar o cumprimento dos encargos que excedam as forças da doação, herdados ou legados (...), também ao seu consorte será lícito opor-se ao cumprimento de tais dívidas para além do valor dos bens a que elas respeitam.”

XLVII. 可見，立法者是有意把基於“共同財產制”就附於贈與、遺產或遺贈上取得的財產之債務作出特別的規範，而非概括性地將夫妻一方設定的債務(可能)使另一方受益時，夫妻雙方應共同承擔相關債務的立場明示或隱含於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中。

XLVIII. 根據被上訴判決書獲證事實 d)項，第一被告和上訴人的婚姻財產制度為“取得財產分享制”，所以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無論是婚前或婚後取得的財產均屬個人財產，不會構成夫妻共同財產(patrimônio comum)，原審案卷所涉的物業單位並不屬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的夫妻共同財產。

XLIX. 同時，原審案卷所涉的物業單位，第一被告並不是受贈於原告，而是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以有償的方式，向所涉的物業單位的前業權人購買所取得，所以原審案卷並沒有發生 CC 第 1560 條所規定取得附於贈與、遺產或遺贈上的財產。

L. 顯然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在文義上與本案的情況並不存在基本的對應，所以原審法院的認定違反了《民法典》第 8 條第 2 款的規定。

LI. 退一步而言，單純的假設，即使本案中適用相關條款，但在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

的但書中指出，接受之人之配偶仍有權以該等財產之價值不足以應付有關負擔為依據，而對債務之履行提出爭議。

LII. 本案中並沒有任何事實顯示，第二被告透過第一被告的借款所獲得的獨立單位 1/2 份額，其價值高於第二被告應與第一被告共同負責的原告的借款。

LIIL. 結合兩名被告在購入單位時亦同時向銀行作出了貸款的事實，在兩名被告為取得單位而借入的款項，以及兩名被告所取得的業權價值上，是沒有可比性的。

LIV. 綜上，被上訴裁判存在法律適用錯誤，對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存在錯誤的理解，不應將 CC 第 1560 條第 2 款擴張解釋至本案中。

基於以上所述的理由，懇請法官閣下裁定上訴理由得值，並裁定原審待證問題 1 和問題 2 的借貸關係、問題 3、問題 12 和問題 13 不應證實；廢止初級法院的被上訴判決書及所有決定；又或倘仍裁定原審原告和第一被告設定借貸關係，仍應裁定上訴理由得值，廢止原審判決 “a) Condenam-se ambos os réus, (C) e (A), a pagar à autora, (B), a quantia de HKD6.250.000,00, acrescida de juros de mora à taxa legal, contados desde 10 de Março de 2021, inclusive, até integral pagamento” ；裁定僅第一被告向原告還返借款和延遲利息直至其實際支付時為止。

公平審判!”

★

原告沒有就上訴提出答覆。

★

助審法官已對卷宗作出檢閱。

二、理由說明

經過庭審後，原審法官認定以下事實：

A autora é a mãe do 1º réu.

O 1º réu e a 2ª ré foram casados um com o outro.

Os 1º e 2ª réus contraíram matrimónio em 26 de Junho de 2015, em Portugal, não tendo estes estipulado convenção antenupcial.

O regime supletivo de bens do casamento é o "regime da participação nos adquiridos".

Após casamento, o 1º e a 2ª réus pretenderam adquirir a fracção X do Xº andar do bloco 3 do edifício "...- ... Kok" para servir de casa de morada de família dos mesmos.

A fim de ajudar os réus, filho e nora da autora, após solicitação do 1º réu, a autora concordou emprestar ao mesmo 1º réu a quantia de HKD6.250.000,00 para o 1º réu pagar parte do preço para aquisição da fracção identificada em e), tendo a autora, entregue tal quantia ao vendedor da referida fracção, FOULQUES, OLIVIER ALAIN LOUIS CLEMENT. E, parte da referida quantia foi entregue pela autora ao referido vendedor através da emissão, em 22 de Janeiro de 2016, de uma ordem de caixa do Banco da China no montante de HKD3.750.000,00. (Qs 1.º e 2.º)

Em 09 de Janeiro de 2020, a autora enviou carta(s) à 2ª ré, avisando e interpelando os réus para a restituição do respectivo montante de empréstimo. (Q 5.º)

Em 11 de Janeiro de 2020, a 2ª ré acusou recepção da(s) respectiva(s) carta(s). (Q 6.º)

Em 04 de Fevereiro de 2021, a autora voltou a enviar carta(s) aos réus, avisando e interpelando-lhes a

restituição, antes de 16 de Fevereiro de 2021, do respectivo montante de empréstimo. (Q 7.º)

Em 05 e 08 de Fevereiro de 2021, respectivamente, os réus acusaram recepção da(s) respectiva(s) carta(s). (Q 8.º)

O 1º réu tem inscrita a seu favor no Registo Predial a aquisição, por compra, do direito de propriedade da fracção autónoma X do Xº andar do edifício "... Kok" do Complexo Habitacional "... Garden", situado no n.º ... da Rua de ..., em Macau. (Q 9.º)

A autora deslocou-se ao banco e adquiriu uma ordem de caixa a favor do então proprietário da fracção C do 20º andar, no montante de HKD3.750.000,00. (Q 11.º)

A autora chegou a adquirir, em 2008, a fracção X do Xº andar do "... Garden" e procedeu ao registo do mesmo em nome do 1º réu. (Q 12.º)

O montante total para a aquisição da fracção do "... Garden" foi pago unicamente pela autora. (Q 13.º)

*

現在，讓我們對第二被告在本上訴案中提出的問題進行審理。

首先，第二被告作為上訴人表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屬於必要共同訴訟人，根據《民法典》第 346 條第 2 款之規定，第一被告所作的當事人陳述不具有自認的效力。

對於此問題，本院對此不予認同。

在本案中，原告針對兩名被告提起訴訟，以追討借款。

在提起訴訟之日，第一及第二被告的婚姻關係已經解銷。

即便兩名被告把借款用作購買家庭居所，原告在本訴訟中也並不要求取得該家庭居住的所有權，而僅要求收回相關借款。此外，事實證明原告僅是向第一被告提供借款，案中的第二被告並未與原告直接建立借貸關係。因此，在婚姻關係已經解銷的情況下，兩名被告在訴訟中已不屬於《民事訴訟法典》第 62 條所規定的必要共同訴訟人，而僅為普通共同訴訟人。

根據《民法典》第 346 條第 2 款之規定，“在普通共同訴訟上，共同訴訟人之自認產生效力，但以該自認人之利益範圍為限；然而，在必要共同訴訟上，共同訴訟人之自認則不產生效力。”

普通共同訴訟人所作的自認在自認人的利益範圍內產生效力。也就是說，原審法官可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調查基礎內容的第 1 及第 2 條事實進行審查。

本院據此裁定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另外，上訴人對調查基礎內容中的第 1、2、12 及 13 條事實提出爭執，認為原審法官對這些事實的認定存在錯誤。

關於事實事宜裁判的可變更性問題，根據補充適用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629 條第 1 款之規定：

“遇有下列情況，中級法院得變更初級法院就事實事宜所作之裁判：

- a) 就事實事宜各項內容之裁判所依據之所有證據資料均載於有關卷宗，又或已將所作之陳述或證言錄製成視聽資料時，依據第五百九十九條之規定對根據該等資料所作之裁判提出爭執；
- b) 根據卷宗所提供之資料係會導致作出另一裁判，且該裁判不會因其他證據而被推翻；
- c) 上訴人提交嗣後之新文件，且單憑該文件足以推翻作為裁判基礎之

證據。”

按照上述規定，中級法院可以在下列情況下變更原審法院對事實所作的裁判：

- 當所有證據資料均已載入卷宗內，或者已將相關陳述或證言錄製成視聽資料時，對根據該等資料所作之裁判提出爭執；
- 卷宗內所提供的資料必然導致作出不同的裁判；
- 嗣後之新文件足以推翻作為裁判基礎的證據。

眾所周知，法官在評定證據時享有自由心證（參見《民事訴訟法典》第 558 之規定）。

關於心證方面，中級法院第 322/2010 號上訴案中提出了以下精闢觀點：

“除涉及法律規定具有法院必須採信約束力的證據外，法官應根據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證據的證明力以認定或否定待證事實。

此外，澳門現行的民事訴訟制度設定上訴機制的目的是讓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以一審法院犯有程序上或實體上、事實或法律審判方面的錯誤為依據，請求上級法院介入以糾正一審法院因有錯誤而致不公的判決，藉此還當事人的一個公道。

申言之，如非一審法院犯錯，上訴法院欠缺正當性介入和取代一審法院改判。”

另外，中級法院在第 162/2013 號上訴案中也指出：“法官對證據的評定享有自由心證，上級法院只有在明顯的錯誤下才可推翻”。

中級法院在第 90/2024 號上訴案中同樣提到：“眾所周知，原審法院依法享有自由心證，故上訴法院的事實審判權並非完全沒有限制的，只有在原審法院在證據評定上出現偏差、違反法定證據效力的規定或違法一般經驗法則

的情況下才可作出變更”。

綜合上述見解，可見只有當一審法院在審查證據以認定事實時存在錯誤，上訴法院方能廢止一審法院所作的事實裁判，並取而代之，自行重新評估相同的證據以改判事實。

而評估證據時可能出現的錯誤包括違反關於法定證據的規定，或明顯違反經驗法則和常理。

在本案中，原審法官是依據第一被告的當事人陳述、卷宗的書證及證人證言，對爭議事實作出判斷。相關證據方法對於認定受爭議的事實並不具有完全證明。

既然該等證據方法不具有約束法官必須採信的效力，那麼法官便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58 條之規定，對證據進行自由評價，包括自由評價文件內容、當事人陳述及證人證言的可信性。由此可見，原審法官對證據所作的評價並未違反關於法定證據的規定。

接下來，讓我們審查原審法官在審理事實時是否違反了經驗法則和常理。

上訴人提出爭執的事實主要包括：

- XX 花園 X 樓 X 座單位是否由原告出資購買，而第一被告僅以其個人名義代原告持有該物業（涉及調查基礎內容的第 12 及 13 條事實）；
- 原告向第一被告提供的款項是否構成一項借貸（涉及調查基礎內容的第 1 及 2 條事實）。

原審法官在判決中針對證據進行了以下分析和評價：

“Quanto ao quesitado empréstimo.

As provas que cumpre avaliar são do âmbito da livre convicção, pois que a

eventual confissão em depoimento de parte por apenas um dos litisconsortes voluntários não tem força probatória plena quanto aos factos confessados, devendo ser avaliada no âmbito da livre convicção, embora tendo eficácia quanto ao confitente.

Foi determinante o teor do depoimento de parte de teor confessório, como consta da acta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valiado nos termos do art. 354º do CC e conjugado com os documentos de fls. 27 a 30, com os quais foi coerente.

Também foi determinante 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D), o qual foi avaliado nos termos mais abaixo referidos quanto à matéria dos quesitos 12º e 13º. Esta testemunha referiu, designadamente, que a autora, sua irmã, lhe telefonou a pedir se lhe emprestava um cheque dizendo que o filho (1º réu) lhe tinha pedido dinheiro emprestado e que ela, autora, não tinha cheques e necessitava de um para poder proceder ao empréstimo, tendo a testemunha emitido o cheque copiado a fls. 27 e tendo a autora depositado dinheiro na conta bancária da testemunha para cobertura daquele cheque. Este depoimento foi, nesta parte, claro, espontâneo, sereno e pormenorizado e, por isso, mereceu credibilidade ao tribunal. Com efeito, uma coisa é o facto de a autora referir actualmente a existência do empréstimo, quando já está em litígio claro com a 2ª ré, e outra coisa bem mais credível é o facto de a autora ter referido a existência do empréstimo quando ainda não havia litígio e a 2ª ré ainda estava casada com o filho da autora, o 1º réu.

(...)

Quanto aos quesitos 12º e 13º foi determinante para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o alegado pela 2ª ré no art. 13º da sua contestação. Mas relevou também a consideração do facto de a idade aparente do 1º réu em 2008 indiciar que este não tinha nessa altura dinheiro para adquirir o imóvel em causa. E relevou ainda 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D), a qual, apesar de ser irmã da autora, referiu, de forma que ao tribunal

se afigurou credível por ser espontânea e reveladora de consistente razão de ciência, que foi sempre a autora que pagou e que cuidou do imóvel em causa e que a própria testemunha, enquanto profissional do ramo imobiliário, ajudou a autora a encontrar arrendatários daquele imóvel.”

根據證據自由評價原則，法官將依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身的理性判斷，形成內心確信，並據此對爭議事實作出認定。

換言之，法官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審查判斷必須遵循人類社會的生活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

在對相關證據進行審查後，本院認為原審法官對上述事實所作的回答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並無明顯錯誤或疏漏之處。

上訴人僅基於其個人觀點，質疑原審法官在事實認定上的準確性，進而挑戰法官在案中事實方面所形成的內心確信。然而，法官的內心確信建基於庭審辯論的全面考量，包括卷宗的所有資料、訴訟當事人的陳述、證人的證言及其態度等多方面因素。法官在綜合評估這些內容後，形成了對爭議事實的合理確信。

事實上，儘管在傳統中國人社會中，部分父母會在子女成家時給予經濟支援，然而，上訴人錯誤地認為天下所有父母都會這樣做，這顯然是對現實情況的片面理解。實際上，不少年輕人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積蓄首付，部分無法賺到首付的，會選擇向父母借款購買物業。

由此可見，父母與子女間的借貸行為，既符合邏輯，也不違背社會價值觀，而是家庭中較為常見的一種情況。

另外，即便在婚姻存續期間原告沒有向被告作出催告，也並不能因此否定借貸行為的存在。借貸行為的成立是基於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和借貸事實的發生，並不以催告為前提。即便父母向子女提供了

借貸，也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急於要求子女立刻償還。考慮到家庭關係的特殊性，原告作為母親，在被告離婚後才選擇催告，也是出於維護自身權益的合理考慮，並未見存在不合理的情況。

上訴人還提出，第一被告與原告之間不存在借貸關係，理由是第一被告甚至上訴人本人絕不會承擔一千多萬元的債務。

誠然，一千多萬元確實是巨額款項。然而，需指出的是，兩名被告在購買不動產時，均在政府部門擔任高級公務員，特別是第一被告，更是實習司法官¹。當時，二人具備較大的經濟實力和還款潛力。此外，根據家庭借貸的通常做法，母親在提供借貸時未明確設定還款日期，這並不罕見。因此，在綜合考慮第一被告的經濟狀況、還款潛力等因素後，認定第一被告有意願承擔這筆債務，並不存在明顯不合理之處。

本院認為，原審法官的審查判斷並未出現任何錯誤或偏差，其對爭議事實的認定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因此，本院裁定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

最後，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官在解釋和適用《民法典》第 1558 條、第 1559 條及第 1560 條第 2 款時存在錯誤，並據此提出償還港幣 6,250,000 元債務的責任不應由其來承擔。

關於本案的實體問題，原審法官持有以下法律觀點：

“1. A repartição do ónus da prova.

Sintetizando o objecto da acção composto pelo pedido e pela causa de pedir que lhe serve de fundamento, temos que nestes autos se discute o incumprimento do contrato de mútuo por parte do mutuário, o cumprimento coercivo da obrigação de

¹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434 條之規定，屬於明顯事實

restituir que resulta desse contrato para o mutuário e as consequências do atraso no cumprimento.

Assim, os factos que corporizam 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 são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direito ao cumprimento invocado pela autora. Já, por exemplo, a restituição da quantia mutuada é facto extintivo do direito da autor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 335º do Código Civil, “àquele que invocar um direito cabe fazer a prova d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direito alegado”. E nos termos do nº 2 do mesmo artigo, “a prova dos factos impeditivos, modificativos ou extintivos do direito invocado compete àquele contra quem a invocação é feita”.

Assim, ao autor e ao reconvinte, enquanto demandantes, cabe provar 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s direitos que invocam a seu favor. E, ao réu e ao reconvindo, enquanto demandados, cabe-lhes o ónus de alegação e prova dos factos impeditivos, modificativos ou extintivos dos direitos contra si invocados.

“Cada uma das partes terá assim (o ónus) de alegar e provar os factos correspondentes à previsão da norma que aproveita à sua pretensão ou à sua excepção”.

No caso em apreço, a autora terá de demonstrar o que acordou, com quem acordou, o que entregou em cumprimento da sua prestação acordada e a interpelação dos réus, enquanto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direito a ser restituída a que se arroga e da obrigação moratória de indemnizar que atribui aos réus. Por sua vez, os réus nada terão que demonstrar, pois não alegaram nenhum facto extintivo, modificativo ou impeditivo, uma vez que aquilo a que a 2ª ré chamou excepção peremptória é apenas impugnação motivada, tendo negado o empréstimo e dito que se tratou de antecipação do pagamento de compra futura.

A consequência do incumprimento do ónus de prova é a decisão desfavorável à parte onerada.

Vejamos em que medida as partes deram cumprimento ao ónus de prova que

sobre cada uma delas impende.

2. Da obrigação de restituição da quantia mutuada.

A pretensão nuclear da autora é ser restituída da quantia que emprestou. Funda a sua pretensão dizendo que emprestou determinada quantia aos réus sem ter sido acordado prazo para restituição e dizendo ainda que interpelou os réus para restituírem.

Provou-se que a autora, após solicitação do 1º réu, concordou emprestar-lhe a quantia de HKD6.250.000,00, tendo a autora, entregue tal quantia... (al. f) dos factos provados).

Provou-se também que a autora enviou cartas aos réus a solicitar a devolução da quantia mutuada e que os réus receberam tais cartas.

Da qualificação da relação negocial.

Não há dúvida que entre autora e o 1º réu foi celebrado um contrato de mútuo, que é aquele pelo qual uma partes empresta à outra dinheiro ou outra coisa fungível, ficando a segunda obrigada a restituir outro tanto do mesmo género e qualidade” (art. 1070º do CC).

Não há, pois, necessidade de outras considerações quanto a esta questão.

Do contrato de mútuo resulta, pois, para o 1º réu a obrigação de restituir a quantia que recebeu, pois que os contratos devem ser cumpridos (art. 400º do CC).

Resta saber quem deve restituir. Se apenas o 1º réu, se também a 2ª ré. Depois de saber quem está obrigado a restituir haverá que apurar quando deve restituir e, em caso de restituição tardia, quais as consequências do atraso na restituição

3. Da obrigação da 2ª ré.

Duas questões prévias relativas aos poderes de cognição do tribunal em matéria de facto a considerar na sentença:

O registo.

Os réus têm registada a seu favor a aquisição, por compra, da fracção X do Xº

andar do bloco 3 do edifício “...— ... Kok”.

Este facto pode ser considerado na presente sentenç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 562º, nº 2 do CPC porque consta do documento autêntico não impugnado de fls. 25 e foi alegado no art. 15º da petição inicial.

O consentimento tácito da 2ª ré.

Afigura-se que a 2ª ré consentiu que o 1º réu pedisse e recebesse empréstimo da sua mãe. Ainda que não tivesse declarado expressamente esse consentimento, o seu comportamento alegado e provado de procurar uma casa para residência familiar e de pagar parte do respectivo preço com dinheiro que o seu então marido pedira emprestado à sua mãe, então sogra da 2ª ré, faz deduzir com toda a probabilidade que a 2ª ré consentiu no empréstimo. Ora, dispõe o art. 209º, nº 1 do CC que “a declaração negocial pode ser expressa ou tácita: é ... tácita, quando se deduz de factos que, com toda a probabilidade, a revelam”. Assim, a 2ª ré declarou tacitamente o seu consentimento para que o 1º réu contraísse o empréstimo dos autos.

O consentimento de um dos cônjuges para o outro contrair dívidas não depende de forma especial e responsabiliza ambos os cônjuges pela dívida contraída apenas por um deles (art. 1558º, nº 1, al. a) do CC).

Porém, este consentimento tácito é um facto de que o tribunal não pode conhecer na presente sentença por, sendo um facto essencial e não apenas instrumental, não ter sido alegado nem se tratar de outro dos factos essenciais de que, além dos alegados pelas partes, o tribunal possa conhecer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 5º do CPC (factos essenciais complementares ou concretizadores que resultam da instrução ou da decisão da causa e são discutidos em contraditório das partes).

Vejamos então.

Resumindo de novo a controvérsia dos autos.

A autora alegou que emprestou dinheiro aos réus para estes adquirirem uma casa

para a sua residência conjugal comum.

Provou-se que apenas o réu acordou o empréstimo e que a quantia emprestada foi entregue ao vendedor do imóvel cujo direito de propriedade ambos os réus têm registado em seu nome como adquirido por compra, presumindo-se proprietários nos termos do art. 7º do Código do Registo Predial.

Se o 1º réu contraiu empréstimo para adquirir para si e para a sua esposa a casa de morada de família e se efectivamente a adquiriu para ambos, intui-se que a então esposa do réu também dona da casa adquirida deve restituir a quantia emprestada. Crê-se ser do senso jurídico comum. Excepto se o 1º réu quisesse doar à 2ª ré, o que não é aqui ponderável.

Mas se este seria o Direito, vejamos apenas a Lei ou o que nela está positivado.

De toda a disciplina da responsabilidade dos cônjuges por dívidas a terceiros ressalta a preocupação de estabelecer um regime que pondere e acautele os interesses dos cônjuges, da família, dos credores dos cônjuges e do comércio em geral, designadamente através do tratamento igual dos cônjuges.

Desse regime resulta que são dois os factos capazes de fazer responsabilizar o cônjuge que não contraíu a dívida: o seu consentimento e o seu proveito pessoal ou conjugal. Se um dos cônjuges consentiu que o outro contraísse uma dívida ou se aproveitou dessa dívida em termos pessoais ou familiares, então também deve responder pelo pagamento dessa dívida. É a razão que preside ao regime das dívidas dos cônjuges contraídas apenas por um deles.

Ora, já se vê que a 2ª ré, tendo adquirido o direito de propriedade através da dívida contraída pelo 1º réu, deve responder por essa dívida, pois que dela beneficiou. De outra forma, nem a autora, que emprestou para comprar o imóvel para o casal, poderia penhorar a “eventual meação” da 2ª ré nesse imóvel.

Pois bem, o certo é que nenhuma norma legal prevê expressamente a situação

dos autos, pois que o benefício do cônjuge que não contraiu a dívida que está previsto como imediatamente fundador da responsabilidade do cônjuge beneficiado é um benefício ordinário e o benefício que a 2ª ré teve com a dívida contraída pelo 1º réu é um benefício extraordinário.

Há, no entanto, uma norma legislada que, quando interpretada extensivamente em relação ao seu texto, serve de critério de decisão da situação em litígio nos presentes autos. Trata-se do art. 1560º, nº 2. O critério de decisão deste normativo pode enunciar-se assim: as dívidas contraídas por um dos cônjuges para fazer ingressar no casal património comum são da responsabilidade de ambos os cônjuges, excepto se o ingresso for inferior ao valor da dívida. Isto é, o cônjuge que vê aumentar o seu património em comunhão conjugal em consequência de uma dívida contraída pelo outro cônjuge, responde por essa dívida, excepto se a dívida for maior que o aumento patrimonial comum. Esta norma está implícita no artigo 1560º, nº 2 do CC e alcança-se por via interpretativa.

Pois bem, no caso em apreço, de acordo com a referida norma, a 2ª ré deve responder pelo empréstimo contraído pelo 1º réu, pois que se destinou a adquirir um imóvel para ambos os réus por preço com que ambos concordaram.

Conclui-se, pois, que a ré deve ser condenada a restituir à autora a quantia que esta emprestou ao 1º réu: HKD6.250.000.”

顯而易見，原審法官在上文中已對相關上訴問題作出了精闢分析，裁判的理據充分。因此，本院同意引用被訴裁判所持的上述依據，並在此視為完全轉錄，據此裁定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誠然，若非如此理解，那麼第一被告向原告借入並用於購置家庭居所的款項，在無證據證明第一被告已將該款項贈與第二被告的情況下，不應被視為共同財產。若是這樣，第二被告使用該款項所購買

的物業份額也不應歸屬於其名下。

基於以上分析，並結合案中的已證事實，本院認為原審法官正確適用法律。因此，本院裁定第二被告(A)提起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第二被告(A)提起的司法裁判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由敗訴方承擔本審級的訴訟費用。

登錄及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4 年 11 月 28 日

唐曉峰 (裁判書製作人)

李宏信 (第一助審法官)

馮文莊 (第二助審法官)